



吕荧美学研讨会致辞

○高建平

够对吕荧的美学有一个较全面的理解。

理解吕荧美学的第一要义,是要实现论争所属时代语境的还原。1949年以前,在中国美学界,还是以王国维和朱光潜所代表的康德体系的美学为主,主张审美无功利和艺术自律。在上世纪30年代,有一些左翼文学家引进和介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和美学思想,但还不成体系。蔡仪的“客观论”美学,是较早的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系统论述。吕荧在美学上的出发点,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立场,又批判蔡仪的客观论,努力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另一种理解。在这方面,吕荧作了有益的尝试。

从现有的论述看,吕荧在美学上坚持一种人性或人文的精神,或者用近年的一个最新的美学讨论时所习用的词说,是“有人”的精神。在吕荧与蔡仪之间,很难说谁是谁非。我认为,蔡仪所代表的,是一种科学的精神,而吕荧所代表的,是人文的精神。蔡仪讲“反映论”,还是一种哲学立场,而一些蔡仪的后学,则经由认识论走上生理—心理美学的道路,这是蔡仪美学在学术理路上的一种自然发展。吕荧的观点与当时其他一些美学家,例如与50年代的朱光潜,有相似之处,强调实践,重视生活和社会,只是用词不同,研究的方向和学术背景不同。他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强调美的社会性与创造性,重视美中所包含的物我交融,坚持美与美感的统一,这些思想后来都被其他一些美

学家以各种形式接过去,并加以发挥,成为美学上的一些核心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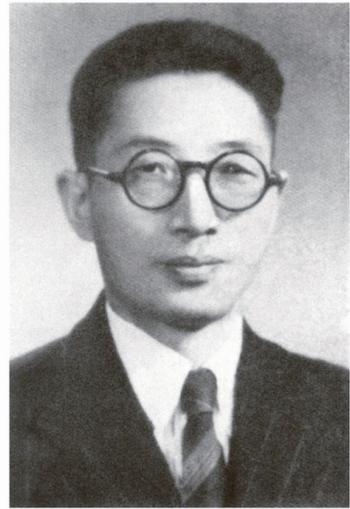
在阅读和思考蔡仪和吕荧二人的美学观以后,我感到这两种美学观本来是可以并行不悖,各自探讨,各自发展的。可惜的是,在那个时代,一定要将之套在“唯物”与“唯心”的思维模式中,认定“客观”就是“唯物”,“主观”就是“唯心”。错误的研究框架,促使学术观点被扭曲,这是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要引以为戒的。

吕荧认为,美是一种意识,人们只是根据这种观点说明,他认为美是主观的。其实,他是从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来看待美的。美是一种人的现象。同时,他也指出,这种美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尽管他的一些论证还不周延,我们从他的文章中所看到的,是一些可贵的美学思想火花的闪现。在他那个时代,鉴于他的具体情况,能作出这些论述,是难能可贵的。

出版社在该套全集出版时,要求我为吕荧写一句话。我写道:“吕荧先生的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我不知道出版社后来将我的这句话用在了哪里。我愿意在此重复这句话,学习吕荧严谨的学术态度,学习他咬定自己的学术观点不放松的精神。哲人其萎,思想永存。

(高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华美学学会会长。)

西涧人物



吕荧

吕荧简介

吕荧(1915—1969),原名何佶,安徽天长人,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曾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特约编辑等。20世纪50年代,吕荧参加了第一次“美学大讨论”,是美学主观论的代表人物。吕荧先生坚持现实主义文艺理想,自学并精通俄语、英语,在美学、文艺学理论领域著译颇丰,著有《美学书怀》《艺术的理解》《关于工人文艺》等,译有《叶甫盖尼·奥涅金》《仲夏夜之梦》等。

迟来的纪念

——写在《吕荧全集》出版之际

○王国杰

吕荧是天长市人,当代著名的美学家、翻译家、文艺理论家、诗人。他曾经参加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提出“美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的观点,因而自成一派,与朱光潜、蔡仪、李泽厚三派鼎足而立。他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这本小说最好的译本之一,并由此成为公认的译名。他中学时期就阅读马列著作,北京大学毕业后成为《七月》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和重要的文艺理论家,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壮大贡献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山东大学任教,培养了几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然而很不幸,1969年,他就英年早逝,他生前曾把自己的文章汇总出版过几个文集,去世之后便被埋没了,八十年代他的学生李希凡为他编辑出版过一本《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滁州作家吴鹏凰先生为他写过传记《美的殉道者:吕荧》,之后又是多年的沉寂。直到202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才为他再版了《叶甫盖尼·奥涅金》,2021年,安徽教育出版社为他编辑出版了《吕荧全集》,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为他举办了学术研讨会。光阴似箭,转眼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不得不说,这份纪念来得有点迟了,连吕荧的大女儿潘怡也已步入古稀之年,曾经和吕荧交往密切的好友大多已经故去,许多珍贵的史料和回忆也被带走了,为吕荧资料的整理增加了难度。

不过幸好还有许多人记得他。我去山东大学参加吕荧学术研讨会,见到他的学生吕家乡和赵洪天诉说他当年的风采,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也把搜集整理吕荧资料的工作提上了日程。还有原安徽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许振轩,已经是高龄老人,不会用智能手机,却承担《吕荧全集》书稿的搜集、整理、编辑工作,耗时数年终于促成了全集的出版,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这些完全是凭着他对吕荧的崇敬与热爱。还有安徽教育出版社的诸位同仁,在追名逐利的商品化大潮中,他们能够坚守理想与信念,坚持为社会和读者编辑出版有思想高度的优秀作品,也是吕荧作品之幸。

这套《吕荧全集》分为著作卷和译作卷,著作卷收入吕荧的诗集《火的云霞》和评论集《人的花朵》《文学的倾向》《关于工人文艺》《艺术的理解》,以及美学论文集《美学书怀》,译作卷收入人文论集《普希金论》《叙述与描写》《列宁论作家》《列宁与文学问题》《论西欧文学》,传记《普希金传》,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和戏剧《仲夏夜之梦》。除此之外,全集还收录了几篇吕荧佚文的文章。可以说,吕荧生前结集出版的大部分作品都被收录进来了,有的文集和文章确实很难找到,这也可见许老先生的辛苦了。

然而这总算是一个新的重大的开始,这表明吕荧已经被许多人重视起来,并传播给更多的人,纪念是来得有点迟了,但是吕荧永远不会被忘记。祝贺《吕荧全集》出版,是以为记!



1935年,吕荧在北大校园与同学合影。后排左三为吕荧。



1947年7月,吕荧赴台湾任教之前回乡探亲,四兄弟合影。前排左一为长兄何佶,左二为吕荧(何佶),后排左一为三弟何倬,左二为四弟何偶。

《吕荧全集》编后记

○许振轩

著作卷分上、下两卷。卷一,著作卷/上,收《火的云霞》《人的花朵》和《文学的倾向》。卷二,著作卷/下,收《关于工人文艺》《艺术的理解》和《美学书怀》。译作卷分为上、中、下三卷。卷三,译作卷/上,收《普希金论》《普希金传》和《叙述与描写》。卷四,译作卷/中,收《列宁论作家》《列宁与文学问题》和《论西欧文学》。卷五,译作卷/下,收《叶甫盖尼·奥涅金》和《仲夏夜之梦》。

我不是美学家,不懂美学,但我爱读美学著作,景仰几位美学大家,喜欢编辑美学书籍。我在编辑《邓以蛰全集》《朱光潜全集》《宗白华全集》,并在为《王朝闻全集》和《蔡仪全集》(这两部全集后来未能于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组稿时,我开始关心吕荧。1993年退休以后,我开始正式收集、整理资料,准备编《吕荧全集》。经我申请,安徽教育出版社将其列入了选题计划。后因我去编《阿英全集》,加之掌握的资料还不够完善,便将《吕荧全集》搁置起来了。这一搁就是二十多年,直到吕荧先生逝世五十二周年,在华东师范大学朱志荣教授极力催促下,勉勉强强,才编成这部五卷本的《吕荧全集》。

编辑出版大家的全集,我以为最好是作者授意下着手进行。因为资料收集、体例安排都能在作者的亲自指导下进行,可以不定卷数,续写续出。这个想法曾得到王朝闻先生的首肯,按这个思路,在简平同志帮助下,我编出了最符合作者理想的、最完美的《王朝闻全集》(后叫《王朝闻文集》)。

我在编邓以蛰、朱光潜、宗白华和阿英的全集时,虽然作者已辞世,但有单位和家属支持,一旦出版社同他们谈妥出版意向,子女即把保存完好的书稿奉献出来,所以编辑工作也进行得十分顺利。

编《吕荧全集》却没有这样顺利了。在很长一段时间,我找不到吕荧的亲人,直到最近才找到吕荧的女儿潘怡,她在美国生活。潘怡除了对我表示感谢,让我全权负责外,为全集提供了照片、手迹等珍贵资料。在此,对她表示感谢。出于热爱与理想,我独自承担起了书稿收集、整理、编辑工作。先是收集吕荧著作。由于历史原因,多年来,出版社没有再版吕荧的译著,书店不卖吕荧的书,一些大中学校图书馆所藏的吕荧的书也大多封存或销毁了。我好不容易从“合肥×中”处理品中找到了一本《艺术的理解》,上面盖了“图书污染”章;从北京“××学院”图书馆处理品中找到一本《火的云霞》,上面盖了“封存注销”章,可见资料不容易找到。我的办法是到朋友的书房里寻觅,到书摊上高价收买。其次是到大图书馆找书复印。年代久了,不能复印,我便抄,整本地抄。

个人力量毕竟有限,我编《吕荧全集》,主要靠朋友们的支持。我到芜湖访书找到安徽师范大学的王明居和陈育



德,两位教授都是研究美学的,听说我要编《吕荧全集》,将他们珍藏的四本吕荧著作无偿地赠给了我。到北京访书,中央美术学院沈宁同志从处理品中找到吕荧著作复印给我。给予我支持最大的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任雅君同志。吕荧早期著作,难得一见,雅君同志都一一为我找到,一一为我复印。其中一本《普希金传》(吕荧译《普希金传》),当时我没有看到关于吕荧翻译这本书的记载,而雅君同志找到了并复印给了我,还注上什么时间、哪家出版社出版的。复印这么多资料,他们都自掏腰包,不要一分钱。他们不是我的同学,不是我的同事,更不是我的亲戚,只是朋友,且不常来往,他们不计名利,所做的一切,只是出于对朋友的关心,对编辑《吕荧全集》的支持。可以这样说:没有朋友的关爱支持,就不会有《吕荧全集》。在《吕荧全集》出版之际,我对这几位朋友致以最真挚的感谢。

此外,我还约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朱志荣教授撰写了《论吕荧美学思想的价值》专论,约请学者吴鹏凰同志撰写了《吕荧年谱简编》。这对读者阅读吕荧、研究吕荧是极有价值的,我和读者都对他俩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曾把大家全集的编辑工作概括为“全”“精”二字,至今仍适用。安徽教育出版社对这套全集的编辑出版非常重视,做到“精”的程度,大概是不会有悬念的。至于“全”,是我没有尽到责任。我不能用“全集总是不全”的套话来推卸责任,大概还有吕荧的著作和译文没有能收进来。但我是八十八岁的垂暮之人,今天只能做到这个地步,补订工作只好期待来哲了。

(许振轩:原安徽教育出版社副总编。)



春湖